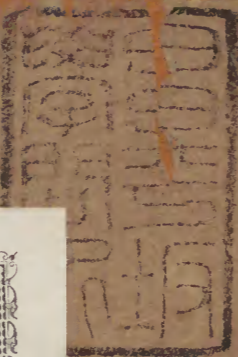


25  
26  
8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二	三	四	別	譜	漢
冊	號	架	函	卷	子	書
					門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2
冊數	12	( 8 )
函號	300	6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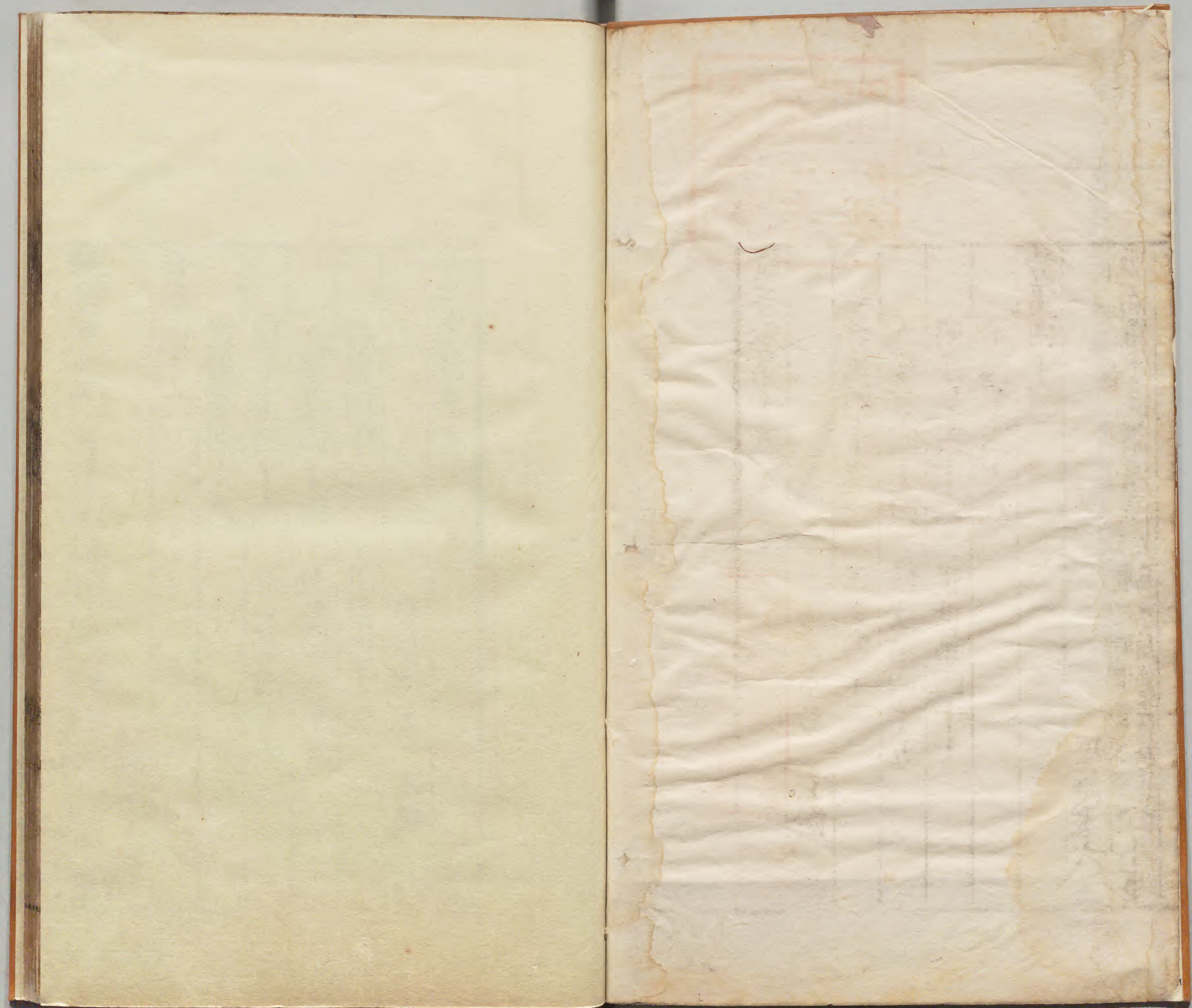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I: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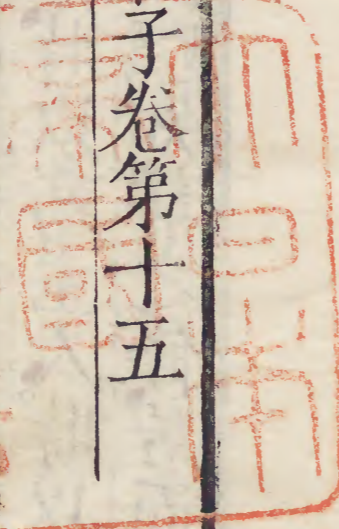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十五



淺草文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

小事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

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

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

矣又況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必亡動靜者比於死

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醜

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也動靜者比於醜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自申以敵我

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自申以敵我

如此者近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

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賢得度靜作得度則為

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

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逆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

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

違之故其事不成則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

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而天不違

後天而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人事不

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建將

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得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  
之道。羸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  
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

道從也。

羸羸縮縮。因而為當。

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

歿歿生生。因天地之形。

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

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

有天下。

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

無所留著。裕德無求。

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

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瀆作也。

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瀆動亂也。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為也。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

亂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

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也。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

能蔽也。善於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

起而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

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

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

大禍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

故也。伏如其不然。則大文三曾而賚義與德。大武三曾

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

力武。

知所倚伏力其力而致其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而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飾之飾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嚴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書如陰如陽日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日法法之

常不變愛之生之利雖及人不食之成之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按當作毋使  
民徑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

不修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不交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曰政當  
於正時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  
之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詐息也

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故得人之致死四變

短章尤見奇  
之神玄管文  
之所以大佳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七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八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九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十不然則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閤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罔也。官中之樂所以悅  
體安性故不禁禦  
之。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  
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  
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埴音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則存治。法違則亂。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賢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

管子  
卷五  
七



也。立法者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  
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  
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  
使之。謂以法收歛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大則政亂。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眾彊富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賢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在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  
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賢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  
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

管子

卷五

七



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凡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道之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賢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管子

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聖

如列星之固。自占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

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

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

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

而幸其主。妄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

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  
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  
離法而聽賢臣賢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賢而威之也  
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  
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  
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  
之也言近者特親愛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非句胸臆也注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  
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  
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  
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  
其句以聽於上句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  
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  
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  
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

管子

卷五

三



好句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  
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  
故罪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管子作勢  
故不當作百  
有開謀

管子

卷五

三

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矣。求免罪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

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無所稟。故滅。

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故曰擁。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

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工。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毀。以

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管子

卷五

古



術矣

行私術自然得賞安

比周以相為匿是

比周者凡

有公是之事皆

忘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成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成於非罪

明黨共毀之故

而邪臣起於

非功

明黨共譽之故

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

私人之門謂所與

不一至於庭

謂之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重私輕

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

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

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

各務私故

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

官各失能則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設法者自著擇人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

苟有材能則法自敗而不

可飾也

無功而敗法自量

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有功雖誹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

謂賢不肖有功者

明別則易治也

明別則無

管子

卷之五

法法



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

力罷則不能毋墮視。

俱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

民已侵奪墮視。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賢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危。治莫賢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賢於勝。勝故君道立，則無不服。故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賢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

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春糶三也下關市

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

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

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

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

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四種謂四時日種五獲謂五穀皆百

而有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

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

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通於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

士業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

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

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死者

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

子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積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馭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豎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芻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



貌杳乎如入於淵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潤也卒乎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氣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自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

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

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折明貌言心

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

窮之則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

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而人不能固人不能

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

有來無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

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淫

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

生則道在人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

離不遠也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

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

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

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之所失以

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

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

命之天主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為地之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



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  
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  
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則失其生  
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  
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  
而物不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自治矣治言出  
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理心形不正  
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也神明  
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  
差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  
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  
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  
念治之寧靜思念則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

管子  
卷之七  
四



按此作意以

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  
也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  
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  
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何謂解之在於心安道解  
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者在於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  
心安我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  
也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  
於心也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  
心藏之心

見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後有言則出命使然  
也形然後言是言也言然後後故有所使令使然  
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成亂則凶禍精存自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內藏以為泉  
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  
能生氣故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  
為氣淵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天地  
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蓄邪  
生於惑意故內無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  
意則邪蓄自銷也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  
謂之聖人人能

管子

卷十六

五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

裕寬耳目自聰乃能戴大圜。天而履大方也。地鑒於

大清也。視於大明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道也。是謂內得。道故內

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博而密必堅必

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善自則成。逐淫澤薄。津澤浮薄。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

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粹也。見於膚色。內暢

按習作知

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

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

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

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十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

不通則或致鬼神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

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方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

不有淫過事雖遠大思空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

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

鬱生疾憂患鬱塞懷不疾因乃死既疾而困可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

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

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

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察和

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

類也知其類也平正擅伺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

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

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

擅於胃中也既平且正獨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

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

形不滅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

而凝而凝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精

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

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

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

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遯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

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

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

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

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

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雜篇已下多  
非管子書語  
存者不規

正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彼  
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則得  
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  
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  
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謂曉理丞中無敗達屯聚泄  
散故旬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

東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上將



山纏束其馬懸釣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鄆上之黍北里之禾鄆上山也鄆音驢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鱈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鵽鵽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 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樵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

亾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管子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謂美材可為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

欲致精材者必當資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資其一分不

不遠千里

工則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

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

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

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

子對曰：以奇

奇謂權譎

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

若能博聞多見

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

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處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

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



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

有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澤作發也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

遂讓如此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賤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

木求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木則失其類而棧

敗矣喻小人用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

桓公踐位今釁社塞禱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



獻胙祝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今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海古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

纔激強之則爭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亾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粟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

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至其成

也由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勉謂益有謹勵。茲天

下得之則安。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

人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矐然

視。關。住立貌。矐。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天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

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

戰。干江邊地也。未齒不得入軍門。齒毀也。國子擿其齒。遂

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國子功多也。于百里。後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

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

有侘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曰之。役者有執。藉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儻謂贊引與賓客者也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纒經之色也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

也曰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

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

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

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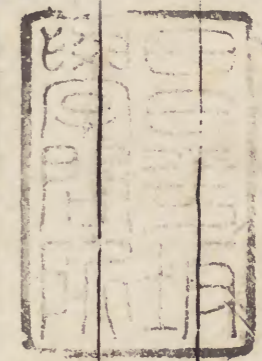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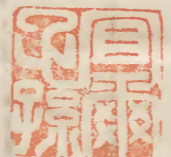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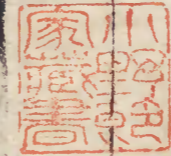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子卷第十六 終



天保壬辰



